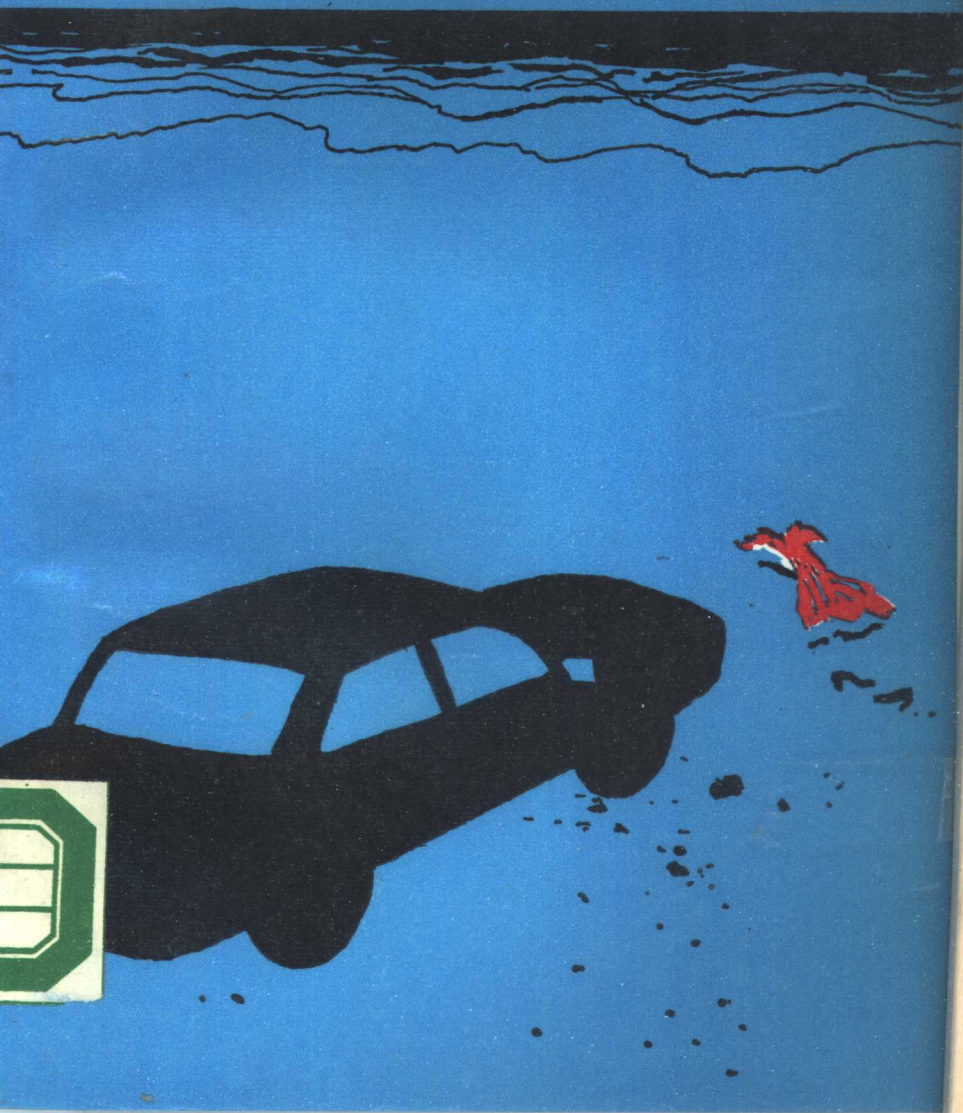


女性的血旗

群众出版社





2 033 8271 2

女性的血旗

李 建

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·北京

女性的血旗

李 建

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25印张 220千字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0480-1/I·142 定价：4.40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9000册

汽车停下来，门被拉开，强光灯把黑夜照得有如白昼，两架摄像机一齐指向她俏丽的面容。人们都注视着她，仿佛她不是一个29岁的公司总裁，而是今晚大赛的歌坛皇后。她提起白色长裙，冷静地微笑着，走下汽车，沿着高高的台阶一直向上走去。

她抬起头，看见黄心仪已走下来迎接她，跟在她旁边的正是方宇恒。她抬起头，一脸微笑地看着黄心仪。只看黄心仪。此时，她一看方宇恒就觉得特别不自然，好象有人做了亏心的事，好象有人出卖了她，又好象是她出卖了谁。方宇恒会怎么想呢？男人总是不一样。不过黄心仪可是个女人中的女人，不知她的心里现在怎么样？

这时黄心仪已快步走了下来，一直走到她的面前。

“谢谢你来。”

“都是自己人，怎么还这样客气？”

她用力将自己的目光聚在了黄心仪的身上。

黄心仪今晚格外漂亮。她穿了一件藕荷色白水纹花的闪光长裙，蓬大的发型故意做得仿佛漫不经心，手上身上都是一色的珍珠饰器，闪闪发亮而又素雅大方，在身着方格西装的

方宇恒的陪衬下，更显得飘逸秀美、仪态万方。在他们俩的身后，竖着一个两层楼高的巨大黄色广告牌，上面写着：

“仙丽泰丰杯青年歌手大奖赛”“主办单位：夜百合演出公司经理：黄心仪”。她仔细看了一遍，点了点头：“很好，很漂亮。你们真花了力气。辛苦你了。”

她低声说着，拉过了黄心仪的两只手。两个女人的手握在一起，都显得那么纤细。她抬起头来，看着黄心仪。黄心仪也正看着她微笑，笑得有些羞涩，又似有些尴尬。这次黄心仪一共只请了三个发奖人，一个是省长，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主任，再一个就是她自己。她知道黄心仪对她的这一片心意。她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方宇恒。想到这些，她又觉得心里很苦，好似有些孤独，有些寒冷。不过这种情绪只存在了一瞬间，就被她赶得无影无踪。人生不可能什么都得到，也不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人生一世，总是能够各得其所。只要得到了你最想要的东西，就应该算是一个满意的人生。她现在毕竟得到了她最想要的东西，她毕竟已声名显赫，就算牺牲得再多，也该算是值得。

她又向上踏了一步，比黄心仪高出了一个台阶。她看着黄心仪，轻轻笑一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黄心仪也笑一笑，摇摇头，却没有说话。

她忽然觉得有些不自在，刚要再说些什么，下面忽然响起一阵吵嚷声。他们转过身，一起向下看去。一个穿青色西装的男人一边向他们指指点点，一边和警卫争吵，好象非要从这个贵宾入口处进去。他看上去大概有40多岁，穿着一件不太干净的旧西装，头发长长的，和两个警卫吵得不可开交。她看着他，脸色渐渐变白。今天是她的一切达到一个近

乎顶峰的时刻，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了这里？

她沉吟片刻，然后转过脸来向他们两人微微一笑：

“你们还要迎接客人，我先进去了。”

三个人握了握手，然后她便独自走进了大厅。

这时，背后的吵嚷声似乎更响了。

—

第9天的早上，王仙丽起得特别早。闹钟还没响，她就已经起来了。不过她并不急于出去。她故意磨磨蹭蹭地梳洗，磨磨蹭蹭地吃早饭，磨磨蹭蹭地收拾书包。可是，时间还是不到。她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对着闹钟打开了一本书。

每天她都把闹钟定在6点10分上，可是今天，她定的是6点9分。每逢有重要的事她总是这样。她对“9”字有点迷信。她是9月9日生日，今年19岁，大考成绩全是99分，座位号又是39号，而最最重要的是，她的身高长到了一米六九就再也不长了。而且不管什么事，只要一碰到“9”，她就总是很顺利。当然了，她现在是高三三班，都是三字，但是细细一想，三三不正是“9”吗？她觉得今年一定要有什么事，一定要有什么大事。当然了，一定也是好事，因为“9”字总是给她带来好运气的。她锁上门，对着镜子涂上了一点口红，口红太干了，涂得不均。不好，不太好，并不显得漂亮。而且别人会看出来，会问她：你今天怎么了，怎么突然涂起口红来了？那你怎么回答？她拿出一张纸来，又

慢慢将口红一点一点地抹去。

差一分钟7点的时候，她背起书包走出了家门，心里满满的，都是粉红的幻想和奇遇的愿望。

那是一条窄而长的小街，一边是一道不知什么单位的灰色围墙，另一边则是一排大柳树，一棵接一棵，密密地排向远方。

她不紧不慢地往前走，就和平常一样，心里却在紧张地想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就要出现了……难道今天会不来了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他出现了。个子高高的，穿一件黑色夹克衫，走得好潇洒。他象每天一样，向着她迎面走来，他也将象每天一样，和她擦身而过。不知为什么，只要早上能看见他，她这一天都会觉得心里非常充实。而若没有看见他，她就会慌乱，就会心神不安，就会不时地从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来：他怎么啦？他今天怎么没来？

她抬起头，一直往前走，只有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迅速地偷偷看他一眼。不过她发现，这种忍不住的时候越来越多。

他们俩已经走得很近了，再有几米就要相背而去。每天他们都是这样。可是今天，他走着走着忽然向她靠了过来。她有点意外，向边上靠了靠，把大路给他让出来。可是他也马上靠了过来，又挡在了她的面前，并且站住了。她觉得心里砰砰地跳了起来，又兴奋又害怕。她紧张地、几乎是强迫自己地抬起头来，直直地望着他那双漂亮眼睛，用一种几乎是恐惧的声音低低问道：

“你，想干什么？”

5年之后，王仙丽重又回到了那条小街上。她发现这条夜夜梦见的小街是那么的狭窄，那么破旧。梦中高大漂亮的灰墙变得那么矮小，而且残破不堪，砖角大多磨圆，墙缝里撒落着黄土。记忆中的扶风弱柳变得那么老迈，枝叶稀疏，一个个树干上全都满是伤痕，风一吹，那干干的柳叶便哗啦啦地纷纷飘落下来。这就是她记忆中的那条芬芳的小街吗？这就是她梦中的玫瑰色的天堂吗？是她的记忆发生了错误，还是她用幻想把它打扮得过于辉煌灿烂？

第9天。19岁。

每个女人的青春容貌都有一个鲜嫩的顶峰时期，对王仙丽来说，那就是19岁。不过她当时并不知道。年轻人总有一种幻想，觉得别人都会衰老，唯有自己青春常在。但是，仅仅出于女性的本能，王仙丽也能从周围男人们的目光中模糊地觉出，她已不仅发育成熟，而且还长得非常漂亮。她眉毛细平而秀美，直到眉梢处才轻轻地向下弯曲；眼睛很长，稍稍有些下陷；白皙的鼻子下面，是一个薄而平直的嘴唇。整个脸看上去，让人觉得有一种非常少见的果敢而坚毅的女性美。

不过，最让她觉得自豪的还是她的身材。夏天洗澡时，她常常会对着镜子赤裸出自己美丽的胴体，长时间地自我欣赏。她的身体修长而白皙，同时又不失圆润丰腴，当她看着自己成熟高耸的乳胸时，常常会独自脸红起来，忍不住羞怯地转开脸去。她最爱穿一件砖红色的开斯米毛衣，就是因为

那件衣服总是紧紧地包在身上，可以把她美丽的胸部完美地突出出来。不过，她还从来没有这样穿到学校去，只有那一天是个例外。

那一天她还穿了一条深灰色的薄呢裙子。那是她从妈妈那里继承来的最好的一件衣服。本来她想买一条鲜红色的学生呢短裙，但妈妈不同意，她说那样会显得过于轻浮，于是妈妈就把这条颜色很暗但质地很好的薄呢裙子送给了她。当时她接受得非常勉强。她觉得它太老气，甚至一次也没有穿过。可是自从见到了他，她已不再这样想。她觉得它对她合适极了。它会是她显得更加成熟、稳重，更和他的年龄相配。那时她还不知道，他其实只比她大3岁。

她一直感到庆幸。从她家到汽车站都要穿过那条小街，无论是她，还是爸爸和妈妈。不过爸爸和妈妈都是在银行上班，每天早上总是8点钟才一起走出来。如果他们和她一样早起的话，那她的秘密说不定早就被他们发现了。

人们都说她很象她的妈妈。她的妈妈也很高，只是已经有些发胖。人们说，她年轻时也十分漂亮，就是倔得很，主意太大，认起真来谁的话也不听，说怎么样就得怎么样，幸亏遇上的是她爸爸。

她爸爸的确是个好脾气，瘦瘦的，总穿一件深蓝制服，整天一声不吭。他是一个极老实的银行分行长，一天到晚只想他的那些银钱业务，家里的事几乎全由妈妈做主。有时她想，爸爸太懒，太难为妈妈了；有时她又想，怕是妈妈太好占先，也太难为爸爸。只是有件事她总也不明白，那就是他

们俩从来不打架。当学了一点性格与遗传之后，她便开始悄悄地想，将来结婚之后，我会象爸爸还是象妈妈？

许多年后那个夜里，她拿着一整瓶安眠药独自站在黑浪翻滚的海边，她想得最多的已不是她的爸爸和妈妈，甚至也不是她用全部的血泪和屈辱换来的事业与家业，而却是19岁时方字恒的深深一吻。这是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

她一直以为她从来是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的，因为那是她做人的尊严，可是那天晚上她首先想到的却是那个平静的月夜，那个泛着白光的小湖，还有那条无声滑动的小船。船上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他摇着桨，她坐在后面。后来小船划到了湖心，他把桨轻轻收起，向她走了过来。她觉得她在黑暗中看见了他的热切的眼神，她知道有些事情就要发生，她明白她一直期待而又逃避的那一刻就要降临，她感到羞怯和惊慌。湖面上无处躲藏，她只有转过脸去，看着小岛上的那片黑呼呼的阔叶林。他走过来了，他在她的身边坐下。她感到了他身上的那股灼人的热力。她觉得他伸出了一只手揽住了她的肩，她觉得那只手非常有力，使她只能顺从地转过身来。

她的脸对着他的脸，他的眼睛对着她的眼睛，那一刻谁也无法躲避。

她在那张漂亮的脸上发现了一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。那是一种燃烧着的渴求，一种毫不掩饰的需要，一种原始赤裸却点燃了她生命之火的灵肉合一的欲望。她感到颤栗，感到自己那么弱小，那么轻飘，在他手中显得那么软弱无力，她觉得她已经有些昏眩，好象随时都会失去知觉。她在昏眩中渴求着他的嘴唇，渴求着他的手臂，渴求着他的身体，她渴

望他对她做他想做的一切事。她已忘记了一切禁忌，只是不顾一切地想要燃烧，想要溶化，想要和他融为一体。

她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愉悦。她觉得她就象是一片柳叶，正不可控制地向着太空飘摇；又象一条很轻的石片，正缓慢地旋转着，向着永无终点的大海深处静静沉落。她不知道她正飘向哪里，说不定正沉入地狱。地狱就地狱吧，如果能够永远这样，那她宁愿永劫不复。

那天晚上没有发生更多的事，可那种欢乐的印象却比和男人合为一体更深地刻在了她的记忆里。从此以后，她便再也不能忘记那种甜美、那种迷醉、那种压倒一切、瞬息万变的欢乐感觉。

实际上，那天早上的几分钟已经决定了她的一切。

那天早上他拦住她，很轻松地对她说：

“我每天早上都在这里遇到你。我知道你在哪个学校。原来我也在那儿上学。我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，向教数学的张老师问声好。就说她的学生方宇恒现在正在当车工，一切都很好。”

她觉得有些意外，又觉得有些轻松，但心里还是十分慌乱。她低下头，躲开他的眼睛，轻轻说了一个字：“好。”说罢就想转身走开。

可是，他又把她拦住了。

“我看你好象很紧张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今天考数学，是全市的数学竞赛。”她不由自主地说出来。

“我知道你们今天要考试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只要你

不怕，你就能考第一；只要你相信你能干什么，你就能干成什么。我还想告诉你，只要你相信你自己，就是考坏了也没有什么关系，真的考坏了，你或者才能真的发现你自己。”

那天她们确实考数学，她考了个全班第三。不能说是考坏了，却是她自己多年来的最低成绩。

她什么都明白。那时给她写条的男生已经不少。她不知道她怎么会吸引了这么多的年轻人。每次接到约会的纸条她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欣喜，但她从来没有真正地感兴趣。她是重点学校重点班的高材生，是将来搞高科技的料，她可不想过早地在洗碗抱孩子中荒废自己的一生。

可是他却与众不同。他漂亮、潇洒、风度翩翩，他的方式也不同凡响。

第二天她又在那条小街上遇到了他。他说：

“你说了吗？”

“说了。”她撒了个谎。

“那谢谢你。”他随手拿出两张票来递给她，“这是歌星演唱会的票，你和同学去看吧。”

她看着他，没有接。

“没关系的，听说挺不错。”

他把票塞在她手里就走了。

她拿着票，有点不安，又有点失望。让她和她的同学去，而他自己却不去。过去找她的男同学不知有多少，从来没有谁是这个样。

那天以后，每天早上，他们仍然在那条小街上相遇

见。每次遇见，她总是心神不安，脸涨得红红的，低着头快步往前走，担心他又会忽然拦住她说什么话。而他呢，却总是向她笑一笑，点点头，然后无言走过。于是她便松了一口气，也向他笑一笑，点一下头，算是礼貌的回答。可是走过去，心里又空空的，好象少了些什么东西，好象被人轻视了，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。

大概过了一个星期，一天下午她从学校大门走出来，正和几个同学嘻嘻哈哈地说话，忽然一眼看见了他，他正在学校对面的一个商店前面站着，两眼无言地看着她。她一下笑不出来了，看着他，听不见了同学的话。他为什么在这儿？他会不会是在等她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她故意落后了几步，然后走进了他身后的那家商店里。那是一家十分冷清的百货店，几乎没有什么人。她两眼盯在柜台里，却什么也没看见，心里砰砰地跳着，整个身心都注意着身后面。她听见门开了，有个人走进来。她知道那是他。她觉得他已经走到了她的身后面，巨大的身影正不可阻挡地向她压下来。但是，没有。他只不过是站在她身旁，正向她低声说话：

“你下课了？”

她转过身来，好象刚刚发现他：

“噢，是你。”不知不觉地，心里又紧张起来。

“我一直在等你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她用一双纯真的眼睛望着他，她觉得他好象很忧郁，眉宇间透出了心里的层层重压。

“也没什么事。”他忽然郁郁一笑：“今天是我生日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“我朋友很少，也没个人聊聊，好象别人都很忙，没人聊得上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越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，“你今年20几了？”

“22。你呢？”

“19。”

“你还有事吗？我今天过生日，能请你吃晚饭吗？你要是也忙就算了。”

“也没什么事。”

她还是有些不好意思，但又有点可怜他。她不忍拂他的意，她觉得她应该帮助他。胆子大了起来，渐渐地象她平时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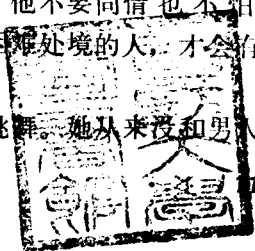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想去哪儿？”她说。

“去‘心心’吧，那儿漂亮。”

那天他们谈得很融洽。他告诉她，他的父母都是工人，他父亲因工负伤，多年半身不遂，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。他说他原来也是那个学校重点班的高材生，只是因为家里困难，高中还没上完就退了学。他说，他知道，就是不再上学也照样可以有自己的人生，但还是很羡慕她，因为他知道，不受更多的教育，人很容易变得平庸。

她听了，没有说话，只是低下眼睛摇了摇头。她觉得他真坦诚、真知心，她真爱听他说话。他不要同情也不怕同情，她觉得只有敢于这样面对自己困难处境的人，才会有真正尊严的人生。

吃完饭，他约她第二天一起去跳舞。她从来没和男人一



起跳过舞，但她没有拒绝。

那是一个很普通的舞厅，并不豪华，甚至有些拥挤，不过他们玩得好极了。在学校，她也偷偷地和女生一起学过跳舞，只是从来没和男生跳过。那天晚上，当她在幽暗的舞厅中羞怯地把手搭在方宇恒肩膀上的时候，那是她多少年来第一次摸触一个男人。她没有想到，一个男人肩膀会是那么的坚实有力，会有那么丰厚而强健的肌肉；她没想到他的胸膛那么宽阔，而他偶然扫过的鼻息又是那么撩人心怀。他的手臂那么有力地围在她的腰际，就象是托住云的风、托住海的堤。她真愿意永远是一片云，在他的风中自由翻滚，真愿意永远是一团浪，长久地靠在他温暖的长堤上。

那天晚上她真想一直跳到底，可是他体贴地劝她早点回去。她还在上学，她家里知道了，或许会对她不好。

他一直把她送到门口，然后两个人相隔一尺轻声道别。一切都表现得很轻松，可她心里却依依不舍。

从那以后，他们的约会便一发不可收了，而她的生活也好像完全变了样，考试的名次已不再重要，一个接一个的幽暗的夜晚，却连成了一首缠绵而无尽的歌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的秘密被父母发现了。她一回到家里，发现家里已变成了一个法庭，而她已成了唯一的被告。
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他有工作吗？”

“他父母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和他关系正常吗？”

“老师和同学知道了会怎么说？”

“你还小，不能谈恋爱。”

“时间一长肯定要影响学习。”

“你还要上大学、考研究生、出国留学，他连高中都没上完，能帮助你吗？”

“你比他强得多，就是将来谈恋爱也不能找这样的人。”

她曾试图辩解，可是无论她如何辩解也没有一点效果。最后妈妈做了总结性发言：

“不论什么时候，我和你爸爸也不会同意你和这样的人交朋友。”

她看看妈妈，又看看爸爸，两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，好象再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。她忽然从心底升起了一团怒气：都是什么年代了，难道她的婚姻还是要由父母包办吗？难道到了她的这个时候，还是连这一点最起码的自由都没有吗？

她站起来，看着他们冷冷一笑：

“我交不交朋友、和谁交朋友，这完全是我自己的私事，你们做得了主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和他交朋友交定了！”

说完便拿起书包，砰地一摔门，愤然而去。

从这天起，一场时冷时热的持久战，开始了。

时间就象春天的流水，转眼就到了高考的期限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这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，她又是和他约会，又是和家里生气，可是学习成绩却一点也没有掉下来，而作文成绩还反而升了上去，次次在学校拿第一。

临考之前，爸爸妈妈对她的态度忽然好了起来，只是还是不承认她和他的关系。她想，也许求求妈妈事情就会有

转机，只要妈妈能同意这件事，那让她干什么事都可以。

临考的前两天，妈妈对她特别好，给她做了好多好吃的。她想这或许是个机会，就提起了她和他的问题。

“妈妈，现在我们班里交朋友的可多了。”

“这些事以后再说，”妈妈面无表情地给她夹着菜，
“你现在的問題就是全力以赴地参加高考。”

“我肯定能考上，”她看看妈妈的脸色，忽然下了决心，“你们要同意我和他交朋友，我保证这次一定在全校考第一。”

“你考第一是应该的，你要争取在全市考第一，这样才能上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系。”

“那我和他的事你们同意不同意？”她不高兴地看着妈妈。

“这事以后再说。”

“我要是考上了重点大学你们就同意？”她满怀希望地问道。

妈妈放下了筷子，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神色。

“我和爸爸不是和你谈了好多次了吗？你现在的任务主要是学习，要看得远一点，要有一点远大的理想。”

她一下就厌烦了：

“那人也不可能一辈子不交朋友。早点解决了，精力还更集中呢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妈妈斩钉截铁地说。“那时候你就连一点读书的心思也没有了。”

“现在我影响学习了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就没影响？”